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華年

雍 虞 集 伯 雅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爲丞相
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
至爲折辱宰相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而只翰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
宰相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相所受
張弼賂鉅萬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

問時宰相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
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相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與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
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傅在 太
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群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
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濂稱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又亦竟其
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
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究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避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
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稟統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擗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矢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

定父失刺唐元臺贈推忠竭誠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齒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各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言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人多承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實吝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設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囚之司寇將殺

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特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

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自我爲之

何以諷勸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昇人

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々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毋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聞其幾
不驩以呻投蠟膠指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虺獺彼爲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々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抑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
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祭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出曹繇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容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即孛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問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容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費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憲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稱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質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集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髯長身風度高濶都人望之圍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擊之訟立焉請得是非雖數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去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三年而終手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蒙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管轄虞衡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其肅於憲者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於東宮歷蒙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管轄虞衡之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具不在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故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殿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嘗災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令領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孝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思孛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
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
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察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眷高昌悠二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渠二牢羞膳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太子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爲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求
以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
名而世有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醜則相礼者贊之爲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大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戩績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徃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礼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徃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
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法二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彙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雍虞集伯生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廼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
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
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
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擻二可見矣廼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
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偽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啟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梁羊先請見二人則啟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

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兵其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 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筭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官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原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官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官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二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諫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

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以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代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孝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官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孝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惻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 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蘄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日福童張氏先坐在四邑鄉坐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 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鬢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曾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彙興肅之以朝雖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以春官亦諗多聞時惟曾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賓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旣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肯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柏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承其賢珮玉垂紳入

侍 天子左右兼彛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

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殫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葬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喪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闡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闡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 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普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憚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薊餽燕享之節賜賚

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級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陛問意甚勤懃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餽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與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驄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因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衛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富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謚忠

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

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十忽里台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

等之所營也忽里台街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閔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

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

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

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毅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

肝餐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

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二異公夙已見

奇承厥父相祗奉鼎彝庶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

私自迹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

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林爾公爾侯于城腹心乃績大統迺有大

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餼裁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搆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
忠士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思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辭示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訏謨於其間以賞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
士大夫 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義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素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孝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季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儂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懋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異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異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大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二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 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又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 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源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復入而奉親榆莢滃瀾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文孰為浮夸朝豔夕壤孰為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嘒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孝靖式敷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 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 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 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詎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 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 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然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也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道使叶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爲至一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荅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
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布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迤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 各爲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襟馭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
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坐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
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後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
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深
運糧都提弄魯台次即公也公諱觴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整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官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屬焉

裕皇哥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
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蛮太子替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 揚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彛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爲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管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無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覓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老壽乃睽聖子繼明麗天雖二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或輿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獲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廼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聞夜扣宮門儀道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黨十八

雍 虞 集 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譎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迹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懾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旌象獅子以爲戲者載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地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喪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纈竒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 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督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 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 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
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
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
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
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
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
罹奸克溝復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
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
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
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
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
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
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
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
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
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
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
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
牙次適糊立忽攀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燾周
盧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
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
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
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坻時巡至止百用具
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力則泚精思
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
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克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峩々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
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
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
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
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
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 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臣
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
從者元領軍半成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
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
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
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劔將奔潰公傳
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
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
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
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
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人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襲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子以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即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瀾省叅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瀾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卅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又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喇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貲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湖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榮感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二中執法久聞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瑄可苟不

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二寶奴矯

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
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
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
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
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
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
相鉄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 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旣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
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 上驚曰
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懌遣叅議
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
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墳次如臺者二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
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
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側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自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故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鑿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呂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 爲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方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縈可以願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二百餘悉送還官上閱
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千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懋自處以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旣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括奉政大夫僉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之曰淮曰汝顧之先履頌之有成就不胙土我于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之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旣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旣
退旣藏侃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
相時愴壬睚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旣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
永新人曾大父暉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橋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鈗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旣君耒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鈗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咸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損貨者三之半兩賜之愆必齋戒爲之禱有

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歛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饜衡武陽派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來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干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非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求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裸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
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
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
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
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
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
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
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
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三賊曹諸
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

最多 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
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
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
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謔以爲樂門人歸之者
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々爲說經旨文義老益
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
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
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
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
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
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

士元公明善賜言於 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

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
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闕於世教其小者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
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由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
生太古與其門人今以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
以書來京師求銘其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
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往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卒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十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僂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目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若其與宇知某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

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二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
某祖其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其從任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益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
三人宗亮宗衍宗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
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誥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
歸為臨海人臨海之佚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
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
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
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
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
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
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
大學博士磨著作廷常教授小孝王宮度宗幼時曾幸焉即
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孝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
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
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
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
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
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
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
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鄞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予第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孝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舛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卒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入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一人曰思忠曰思求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魁等姓侍郎生漳州通守貴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恩遷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龜關馬氏故園世家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其子薦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甚喜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二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費氏子白泰之申之翼泰之武昌
路儒孝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
詡詮詔女曰誼訥詵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壻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簿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
永父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邈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二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季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濼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濬生邦字邦字生鄮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梁傳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
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曾與登仕爲
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
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
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
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末疾者八年扶
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无盡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
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
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
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旣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
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旣老種梅爲圃以爲歲
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巾野
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二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
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
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
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閒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
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
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
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
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興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
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
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